

水經注引得

水經注引得

洪業 聶崇岐 李書春 田繼綜 馬錫用 編纂



201538470

上海古籍出版社

水經注引得

纂錄 田繼綜 洪業 李書存 馬錫用 洪業 洪業

水經注引得

洪業 洪業 李書存 田繼綜 馬錫用 編纂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東方紅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18.125 插頁4頁

1987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數 3,001—6,000

ISBN 7-5325-0249-X

Z·16 定價：6.50 元

上海古籍出版社

重 印 說 明

原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印的各種引得（索引），對於檢索古書原文頗稱便利。但因出版時間已久，現在已不易找到，為此，我社計劃選出若干種影印，以供急需。

引得編纂處編纂的引得，編碼采用的是所謂“中國字度攝”法。其法先將單字分為五類，每類每字再確定五個號碼，繁細難記，不易熟練掌握。為方便讀者，我們編制了四角號碼檢字表及漢語拼音檢字表，另冊出版，供查檢每一字的度攝法號碼之用。原各書之筆劃檢字表仍照舊影印在本冊之中。

這套引得，原編印時，有不少闕誤。因系影印，不便多改。所以除個別文字、頁碼錯誤酌情更正外，其餘未加更動。

為方便攜帶和減輕讀者經濟負擔，我們還將原十六開本縮印為大三十二開本，字跡雖略小，筆劃仍很清晰，並不影響查閱使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七月

序 竊謂水經之書，蓋漢魏以來，漸次成書，其書之體，亦漸次而變。

水經在唐以前，未有指其撰人者。劉宋范曄後漢書稱水志，後魏鄒道元水經注均未著撰名。唐魏徵隋書，劉知幾史通，李吉甫別水經亦未記著者。唐玄宗唐六典始以爲桑欽所作，而杜佑通典以經中所載地名，有東漢順帝更名者，知出順帝以後。石晉劉煦舊唐書始稱水經，晉郭璞撰，未知何據？宋景祐間編崇文總目，水經仍闕著者；歐陽修新唐書並記桑郭而未敢定。其後鄧樵通志見公武郡齋讀書志並主桑欽；欽，漢成帝時人也。王應麟困學記聞因水經下及魏晉地名，疑舊唐志作郭璞者近是，金蔡珪補正水經亦考定爲郭氏；璞，晉元帝時人也。然宋姚寬西溪叢語以鄧氏屢引桑語，遂疑經文非桑氏所撰。降及清代，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以郭璞注山海經八引水經證非郭氏之作，胡渭禹貢錐指又考得桑書爲地理志，不名水經，證水經創自東漢，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之作；而後桑郭著水經之說破。其後戴震趙一清全祖望楊守敬等推尋文句，釐正經注，編定篇目，考證地名，知水經大抵爲三國時人所作，下不逮晉代；水經作者雖無考，其成書年代可得矣。

魏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隋志著錄，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清畢沅山海經篇目考有

水經二卷，撰人闕，郭璞注之標題，并說明之曰，據隋志，山海經下有水經三卷，郭璞注，舊唐志作二卷郭璞撰，謂此水經，隋唐二志皆次在山海經後，當即海內經中文也。此爲畢氏之篤識，郭氏水經注合于山海經，未知始于何時，今不復單行矣。鄒道元注四十卷行世，遂獨用水經注之名。

道元字善長，魏書北史並有傳，後魏范陽涿鹿人也。曾祖紹，任濮陽太守；祖嵩，任天水太守；父範，爲青州刺史，假范陽公。道元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爲伯。御史中尉李彪以其執法清刻，引爲治書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東荊州刺史，河南尹，安南將軍，御史中

尉。素有嚴猛之稱，懼豪憚之。時雍州刺史蕭寶夔反狀稱露，朝廷遣道元爲關右大使，寶夔慮之，遣黨人圍道元于陰盤驛亭（今陝西陰涼縣東），道元與弟道岐及二子俱被害。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于當時。

道元水經注原序曰：

昔大禹記著山梅，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記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宜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宜導者矣。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氏尋圖訪蹟，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遷賢畢陳，故實駢列；所引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古代郡縣，端委并包，使搜渠訪澗者，一展卷如案古圖書。其敘述範圍：東北起朝鮮沮水，東臨海，南極扶南西屠國，西南至印度新頭河摩訶刺，西北跨安息西海，北被流沙，實閱覽之山淵，方輿之鍵轄也。

清劉繼莊爲徐乾學定一統志稿，遇古今之沿革遷徙盤錯處，每得酈注一語，渙然冰釋，蓋以其鉤稽詳明，數千年之往跡故蹟，如觀掌紋也。夫自班志而後，續漢書之述水道，極爲草率，若非道元矜奇炫博，後魏以前地理書，搜羅殆盡，沿波及瀾，瑣而不失之雜，則唐以前地理有不足言之嘆矣。清代地理學家如胡渭顧祖禹輩，並致力于是書，而王先謙三十年足跡所至，必以自隨。酈書爲古代地理之總結，固不可抹殺之事實也。

酈氏引書，凡四百三十七種，而以史籍居多。明楊慎丹鉛總錄稱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顧祖禹方輿紀要亦謂其掇拾遺聞，參稽往蹟，良爲考古之助，蓋其注中有豐富之史料也。華嶠謝沈謝承劉義慶等之後漢書，張璠之後漢紀，徐廣之晉紀，車頻之秦書，王粲之英雄記，張顯之逸民傳，以至魚豢之典略，失名之世本：多數久佚之闕籍，賴酈注尚存其鱗爪，集腋成裘，足補正史所未備。其徵引史記漢書封國之處，亦多爲司馬貞所不能知者，實與

裴松之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之世說新語注，劉昭之續漢書注，顏師古之漢書注同爲史家之鴻寶也。

全祖望因涑水篇引左傳臺駘實沈一條，議道元于左學甚疏。不思道元博采賈逵服虔，繁徵京相璠杜預，並引師氏馬融，又及何承天顧容樂資宋忠，且有獨出己見爲諸家所不能詳者。其精通左學似非專家所及。至其以禹貢釋桓水，歷引鄭玄馬融王肅之說，融會貫通，甚爲精審。而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一篇，疏證分明，尤足爲治經之助，胡渭禹貢雖指得力于是書者，何可勝舉！他如稱引周易詩說，以至禮記樂記，皆治經者之至寶也。

古來善爲寫景文者，莫如柳宗元。宗元遜誦永柳，得山水以盡其精神，探幽發奇，出之若不經意，而其書本上之得力，實從鄧注脫胎而出，是鄧注可爲寫景文之模範也。劉繼莊稱其鋪寫景物，片語隻字，妙絕古今，楊慎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爲一帙，以洗宋人臥遊錄，明人玉壺冰之陋，其模山範水，不獨有精細之觀察，且擅優美之藝術，繪影繪聲，惟妙惟肖，山水有靈，誠當驚知己于千古矣。書中且載古歌謠，如三峽歌黃牛歌灘頭歌樊道謠等，皆可入詩。陸龜蒙詩稱水經山疏不離身，蘇東坡詩吟‘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詩人墨客並仰給于鄧注，其在文學上之價值可見矣。

楊守敬以狐子河篇引說文雖者河雖水也一條，稱道元精通小學，其說甚是。鄧書亦備記方言，如楚人謂冢爲琴，越土人稱瀑布曰洩等，均可資小學之參考。鄧書又博收古碑，巨細不遺，至于林邑外夷，亦在紀述，可謂詳矣。金石著錄，以宋歐陽修趙明誠爲最廣，鄧注所載東漢及魏正始以前碑，至宋不毀者，十僅一二，多歐趙未收，雖展轉傳寫，不無舛誤，而吉光片羽，彌復可珍，金石學家視爲至寶者也。

北方爲帝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蓋溝洫通暢，水利修明也。方今水旱頻仍，沃野曠荒，百姓流離，無以爲生，故開發

西北聲浪，日高一日。余謂欲開發西北，振興農政，宜由修整水利始。若考之不詳，措之無方，未有能弘濟時艱者也。鄆氏脈水，西北最精，于漢晉以降坡塘隄堰之屬，備陳與廢。設能參照往績，隨宜規畫，疏導灌溉，各得其宜，則西北移民，牧畜墾荒，或可進行。清顧祖禹劉繼莊趙一清均極力闡發鄆注于水利上之價值，且謂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雖爲過譽，然倡西北墾荒者，水經注一書實不可閉目不見掩耳不聞者也。

鄆氏因地致詳，凡魏以前故事舊文及各地傳說異聞，皆可考求而得，彷彿搜神記之異本，太平廣記之原形。所載故事，以神仙鬼怪爲最多。神仙思想，由來甚古，蓋有時君世主之好奇，而後策士遷誕之說；有海市蜃樓之倒景，而後山東多方士。秦漢之際其風極熾，當時小說如海內十洲記神異經洞冥記漢武內傳，以至西京雜記漢武故事，無不以此爲題材。及至魏晉，佛說已入，而神仙之說尤未退，神仙傳搜神記之作，未始非應此要求而來。神仙之說，至唐稍衰，水經注之作，正在其說盛行之時，所引多出列仙傳搜神記諸書，實富有時代性焉。

南北朝爲佛教昌盛時代，文學作品，常含有佛教意味，專門著述如魏書之釋老志，楊銜之洛陽伽藍記，皆合時代之潮流。道元作注，歷引西域記扶南傳法顯傳，連篇累牘，詞致恢詭；又博采大華嚴經大善權經因果經以立說。所叙佛陀靈跡，雖爲外族傳說，然鑿鑿如實事，最可表現南北朝時，漢人對於西域及天竺諸國之知識。近人蔡琬謂鄆注富有時代之色彩，甚是。

山海經兼記神怪，太史公竟不敢言之，班固遂目爲放哉。水經注並引神佛，杜佑詹景龍黃宗羲輩均譏其博而寡要，該而未洽，徒搜迂怪以耀世，引退避以示異，將使讀者應接不暇，莫知所以根據。唐書經籍志載李吉甫刪水經十卷，蓋以鄆氏繁稱博引，雜滯神佛，惜其書久佚，不知其取舍如何也。水經注在唐代，不甚著名，

大抵爲此。顏師古魏王泰太子賢司馬貞諸人皆不重其書。杜佑樵河源濟瀆二事，營毀百端，謂爲僻書。劉知幾亦以爲編而不窮。陸種曾續水經，其書久佚。然徐堅初學記，歐陽詢藝文類聚，李善文選注，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均有引證，而張守節史記正義稱引尤富。唐本水經注今不可得，惟賴諸人所引得存片段耳。

五代之亂，水經注缺佚多卷。元歐陽玄序補正水經稱崇文總目館閣所儲本，亦祇三十五卷。(今本佚此語)據錢曾讀書敏求記元祐二年無名氏跋，則蜀本且祇三十卷。及何聖從本出，校正蜀本，完缺補漏，比蜀本凡益編一十有三，復四十卷之舊觀，然經注淆亂，自此始也。水經一百三十七篇之目，已見唐六典，元祐二年何氏本止百二十四篇，則仍佚其一十三篇，其非足本不待言。由此觀之，有宋一代，水經注已無完書。其時版本校本抄本之傳于後世者，明謝兆申馮舒柳僉，清錢曾孫潛黃儀陸孟冕黃丕烈顧抱冲蔣鳳藻諸人並有所見。近人王國維亦見宋刊殘本，則雙鑑樓善本書目所著錄者也。王氏稱宋本錯簡誤字與明代抄本刻本大致相同，然亦有佳處出諸本上者。

宋人頗重水經注，而未有專門研究此書者。學者著述，頗多引用，李昉太平御覽，樂史太平寰宇記，宋敏求長安志，王存元豐九域志，洪适隸釋，王應麟玉海，胡三省資治通鑑注皆其著者。宋本遺漏缺佚，已無完書，惟賴諸家稱引得存其逸文之鱗爪耳。

宋本水經注之傳已少，金元刊本，所見更稀。金史蔡珪列傳稱珪有補正水經五篇，脫脫著述時，其書猶存。補三史藝文志所記同，而元史藝文志作三卷，又稱一作水經補亡四十篇，補遼金元藝文志亦作水經補亡三卷。案元好問中州集稱蔡珪撰水經補亡四十篇，卷每一篇，元蘇伯修購得其書，釐爲三卷，歐陽玄爲之序，其文猶存元文類，亦作三卷；知金史本傳作五篇誤。歐陽氏序略謂蔡書可正蜀版漚就之失。其書刊于至順三年，實爲專門研究

水經注之始，惜書久傳，未知其補亡何如也？

明儒好古，舉凡古書，無不致力研究；水經注奇奧，明儒豈能輕易放過？永樂以後，學者相率考究，刊刻圈點，校注箋疏，不遺餘力，惜以方法未精，尚不能闢荆棘，以臻完善。今將明人抄刻研究鄧書成績，分述如次：

1. 永樂大典本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至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二，引水經注全部及鄧序殘半，爲他本所鮮見。四庫提要稱其所據猶屬宋槧善本，然魏源（趙校水經注跋，見思齋堂集）張稔（全校水經注辨誤，見全校刊本）曾親校之，知其與明代通行本無大異。案大典有原本正本及副本三種；明之中葉，南京原本被燬。北都正本缺二千餘卷，清世祖移貯乾清宮，嘉慶丁巳，乾清宮災，正本亦燬。副本之存翰林院者，經咸豐庚申之難，漸次散佚，水經注八册，不知下落者多年；今其書半在涵芬樓，半在北平李玄伯先生處，已爲合浦之珠。商務印書館前謀印行，不幸涵芬樓爲滬戰犧牲，此事遂不得實現，良可惜也。涵芬樓四册，北平國立圖書館錄有副本，而李氏所存四册，今難得見矣。

2. 楊慎刊本 升庵著作錄水經補注，未記卷數，有其水經三卷別行，則明正德戊寅，盛夔刊本也。四庫提要及孫氏祠堂書目並錄楊氏水經注碑目一卷，則其孫宗吾爲之節錄梓行者。楊氏發鄧書曰出曰過曰逕曰合曰分曰屈曰注曰入八例，此外別無發明，且所載鄧注，遺漏尚多，又拾杜佑唾餘，偏與鄧氏爲難，識者譏之。趙一清嘆明人刻書而書亡，而正楊氏之作，不可以已也。

3. 黃省曾校刊本 嘉靖甲午校刊，首有刻水經注序及目錄，又卷首題水經一卷，後附山海經，合二十四册。今書肆猶有出售，規制裝潢甚精，但校讎欠善，誤字苦多也。

4. 歸有光本 歸氏家藏舊鈔本，清何焯曾見之，其佳處全入何氏校本矣。

5. 柳奩校本 正德間，據宋槧手抄，極爲精審。校正渠水穎水二篇錯簡，又補渭水篇脫文凡四百二十餘字，首有功於鄮書。其書存葉石君家二百餘年，至康熙間始出。後歸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全祖望趙一清頗得力於此本。

6. 謝兆申校本以宋本校正河水淇水灑水江水清水諸篇錯簡，又補渭水篇脫文凡八十餘字。後朱謀埠見此本大喜，悉引入其篋中，遂大行于世。

7. 趙琦美三校本 琦美脈望館藏書最富，一校于萬曆丙午，再校于己酉，三校于庚戌；蓋以宋本謝本黃本分勘之，其所謂別鈔本者，則歸本也。琦美用功頗勤，孫潛稱此本最佳，惜失去第九至十五卷。其書之傳，亦賴葉石君之保存，後亦歸小玲瓏山館。

8. 吳瑄校刊本 萬曆乙酉刊行，前有方沅黃省曾王世懋諸序。吳氏篤愛鄮注，鑒黃本校讎之未精，乃延陸弼重爲校刊者也。今書肆猶有出售，規制亦精，惜校勘未富，無甚發明耳。

9. 朱之臣校本 引辛氏三秦記補渭水篇神女睡始皇事，何焯稱之。

10. 陳仁錫校刊本 萬曆中校刊，趙一清曾見之。

11. 朱謀埠篋本 萬曆乙卯刊行，名水經注篋。謀埠以吳瑄本爲底，而以宋本黃本校注于下。又與友人謝兆申孫汝澄聶商榷校讎，李長庚序而刻之。卷首有黃省曾序自序及李序。自來論朱篋，褒貶互見；顧炎武推爲有明一部書，黃宗羲趙一清則駁擊不遺餘力。平心論之，其攷訂誠爲未精，然引證故實，以輔注文，厥功甚鉅，吾人不應一筆抹殺之也。今書肆或有出售。國立武漢大學中文書目錄萬曆二十二年明辦齋補修朱篋本一種，事在朱篋校刻前二十一年，未詳也。涵芬樓舊書目錄著黃姬水刻朱篋本一種，查姬水卒于萬曆二年，事更在朱篋校刻前四十一年，疑涵芬目誤也。

12. 馮夢龍校本 高曆間馮氏以經注混淆，間用朱墨分句。此趙一清聞自古老而未見之也。

13. 周嬰本 崇禎中著析鄭，見扈林。非專家著述，而辨證頗賅洽。

14. 鍾惺譚元春刊本 崇禎己巳，二人評點朱箋，嚴忍公代爲開梓。卷首有譚氏刻水經批點叙，備記端末。其書不過標取字句之藻飾，供儉腹者之說聞膚受耳。所錄朱箋，頗有異同，王先謙不取焉。

15. 夏允彝校本 崇禎間校，全祖望曾見之。

16. 馮舒校本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稱昭文張氏有此本，蓋據柳僉影寫宋本校者，又以朱箋及謝兆申所見宋本補校。愛日精廬藏書志及函宋樓藏書志並詳其顛末。

17. 馮鈔本 明人抄本，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稱此本以琦美本及柳僉本覆校之，字句悉合，蓋從宋刻鈔出者。鄭序雖殘闕，猶存其半，不讓大典專美于前也。

18. 明抄本 海鹽朱氏所藏，王國維曾校之，謂其與宋刊殘本、柳僉本、吳門顧氏所藏明影宋抄本，行款並同。取宋刊殘本校之，凡佳處誤處，與字之別構，一一相同，取永樂大典本、孫潛查書所校明影宋抄本校之，亦十同八九，蓋即從宋本抄出也。王氏又稱此本首尾完備，今日鄭書舊本，不得不推此本爲第一矣。

明人頗重鄭注，刊刻研究，已如上述，而學者稱引其文，無過于曹學佺。學佺藏書甚富，所撰輿地名勝志，幾以全部水經注編入明代府縣，非用力之深，不及此也。所采頗多逸文，楊守敬稱其所訂爲趙一清所不收者尙千數百字，疑其所據則元祐以前舊本，惜其書已佚，無從得而校之矣。

清儒治學，最重考據，頗合科學方法。自顧炎武、黃宗羲、顧祖禹、閻若璩、胡渭而後，治水經者，代不乏人，至全祖望、趙一清、戴震並

起，益臻完備，及至清末，王先謙校之于前，楊守敬疏之于後，並為地圖，遂使千數百年混淆訛漏之古籍，整然可通。語云一將功成萬骨枯，今水經注可讀，實清儒積年努力之結果，非一代一人所能幸致者也。茲將有清以來學者研究此書之經過及板本之變遷，分述如下：

1. 黃宗義刪本 宗義譏鄧氏援引釋氏，無稽于事實，南方水道，又為誤費見，因奮刪鄧注之無豫水經者，蓋欲復唐李吉甫刪水經之舊，又作今水經以補鄧注之未備。今水經刊行，無甚精采，而水經未竟成也。

2. 孫潛校本 康熙丁未戊申間，從葉石君處借琦美本及柳僉本校過，頗有功于鄧注。其書後歸小玲瓏山館，全祖望曾見之。雙鑑樓善本書目著錄時，只存卷一至卷五，卷九至卷十六，卷三十八至卷四十。王國維由傅沅叔所得則此本也。王氏稱其書當嘉慶初，顧千里得之揚州，以歸袁氏五硯樓，袁善階復以顧氏小讀書堆所藏景宋抄本校之。今柳僉本，琦美本，景宋本並佚，賴此書存其所校，惜收藏失慎，已非完帙，良可惜也。

3. 顧炎武校本 炎武校本，何焯曾見之，後失傳焉，然所著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昌平山水記辨正水經極多，後學取焉。

4. 顧祖禹校本 未傳，然所著讀史方輿紀要引鄧注，多所補正，學者取之。

5. 閻若璩校本 未傳，然所著古文尚書疏證及潛邱劄記援引鄧注，精義多前人所未發。

6. 黃儀校本 黃氏校本相傳歸新城王氏池北書庫，獨渭水沔水二篇行於世，其割正渭水篇，為特詳細，學者從之。黃氏又曾據此注，每水各作一圖，出自手摹，兩岸翼帶支流，精細絕倫，參互錯綜，條理明晰，惜無傳焉。

7. 劉獻廷校本 獻廷與黃儀友善，欲爲水經注作疏，而未就，著其說于廣陽雜記，謂擬將魏以後沿革事蹟，一一補之，有關於農田水利攻守者，考定其所以而論之。蓋獻廷目的在於實用，其志甚偉，然其書非易成也。

8. 胡渭校本 未傳，然所著禹貢錐指悉本酈注，援古證今，證據旁出，頗多紕繆。渭水沔水二篇，是其釐定。

9. 項綱刊本 康熙甲午，項綱寫刊水經注，蓋據朱箋復刻，而掩爲己有，又略加刪節，故其撲塵之功多隱。其書刊刻極精，紙本闊大，書肆猶有出售，後附山海經，合名山水二經。

10. 姜宸英校本 全祖望家藏，趙一清曾見之。

11. 何焯校本 康熙間，何氏三校酈注，初據鍾譚評點本校于甲戌，未見所學，猶不免鍾譚習氣。丙午再據顧炎武本校，所訂進矣。戊戌又據朱箋隸釋及通鑑注諸本校，更進矣。何氏入官翰林，多觀古圖籍，世稱博洽，其所校定，頗可依據，學者從之。此本傳流頗廣，校水經注者多見之。清學部圖書館藏之，善本書目著錄焉，但未知是原本，是臨過本。

12. 楊椿校本 據蕭一山清代學者生卒及其著述表，楊氏有水經注廣釋，未聞刊傳。

13. 杭世駿校本 世駿編修手校朱箋，趙一清曾見之。

14. 董煊校本 沈炳巽全祖望趙一清均見之。

15. 沈炳巽校本 乾隆初，據黃省曾本校朱箋而參以己見，多所釐正。又以道元徵引之書極博，傳寫既久，譌誤相仍，因遍檢史記漢書志表及諸史各志，取其文字異同者錄於下方，以備參考，其無他書可校者則闕之。間又附以諸家考訂之說，凡州縣沿革則悉以今名釋焉，雖不必一一皆合，而積九年之力，成此一書，所得亦復不少。書名水經注集釋訂訛四十卷，後浙江巡撫採進四庫館，總目著錄，則據原寫本抄錄者也。其書雖未刊行，然全祖望趙

一清並見之，引用其說最多。

16. 王峻廣注本 據蕭一山表，王氏有水經廣注，未聞刊傳。
17. 齊召南校本 召南校本，全祖望趙一清並見之，今無傳，然所著水道提綱，稱引極富，頗可訂鄭注之譌，補其未備。
18. 季滄葦校本 乾隆己卯，陶衢藏此本，沈大成借得以校，事見楮書附錄初編。
19. 沈大成校本 乾隆己卯，據季滄葦本校寫一過，庚辰又得何焯本，復校一過，事詳楮書附錄初編，大成題記。趙一清曾見沈氏校本，未詳其人。大成見何焯本，原籍江蘇，應是一清所見本。初海源閣藏書目著錄，後編入楮書附錄。帶經堂書目有沈大成臨何焯校本，並自參校，則此本也。
20. 黃晟校刊本 乾隆癸酉，校刊水經注，前列歐陽玄黃省曾王世懋朱謀瑋及李長庚五序。自跋稱取舊本重為校刊，而不著其何本；書中校語，大抵與朱箋合。趙一清稱真州鏤板，竊朱箋為己有者，疑則謂此本也。其書刊刻頗精，後附山海經，書肆猶有出售。
21. 戴震校刊本 乾隆庚辰，見沈大成校何焯本，因有志于鄭注。其治水經注則始于乙酉，自定水經一卷，後段玉裁刊入東原文集。越八年，全書刊于浙東，未及四分之一而奉召入四庫館。在四庫館編校水經注，次年書成，奉命刊版，則武英殿聚珍版本也。自刻本亦在京師由孔繼涵踵成之，則不用校語微波榭戴氏遺書本也。聚珍本依舊時卷第，全載校語，而經注混淆者悉更之，卷首有御製文，道元原序及目錄。遺書本悉去校語，將正文改定，于注文循其段落，每節跳起，難讀處可一目了然，而不分卷數，以所存百二十三水，每水為一篇，以江河為綱，按地望先後分屬於江河，左右為次，卷首有戴氏自序目錄及孔繼涵序。梁啟超（見戴東原二百年生日紀念論文集）稱聚珍本全列校語，最能表出戴氏研究之勤，遺書

宜刊此本，聚珍本爲官書，反可用遺書寫定本，其說是也。

案戴氏研究水經注，可分三部得之。按地望重次水經篇目，以江河爲綱，而次序之，一也。審定立文義例，甄別經注混淆：“凡水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其名以更端；凡書內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

（見跋目）戴氏據此三例，整定經注，各以案語，附于下方，二也。據永樂大典補訂字句，凡補舊本之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三也。以上三者皆戴氏對於水經注之貢獻，御制諸韻稱之，四庫提要稱之，戴氏自序亦引以自誇。其有功于注誠不可抹殺者也。

聚珍本頗行于世。後福建福州，浙江杭州，江西南昌，廣東廣州，江蘇蘇州，湖北武昌各地書局並有翻印，索價亦廉。此外有新化三味書室本，武昌崇文書局本石印本，杭州坊刊補珍本，學者便之。民國以來，上海廣州廣雅書局繼續印行，上海掃葉山房等亦有印本，商務四部叢刊本則據聚珍本影印，最近萬有文庫本又據四部叢刊排印。商務刊本最通行，蓋易得也。民國十七年，中華書局出四部備要據戴氏遺書本參校諸家刊印，附錄二卷。此爲戴書流傳之大概也。

22. 趙一清校釋本 一清世家，藏書數十萬卷，甲於東南，稟其先人之密授，讀書從事於根抵之學，校釋水經注，十餘年始完成，時乾隆甲戌十九年也。案一清校釋水經注亦可分三部得之。本旁引博徵，訂疑辨譌，是正極多，卷首列所據參校者凡三十種，乾隆以前重要版本，無不得見，一也。證以本注，雜採他書，考補原佚，輯得滄洛滹沱、滷、伊、澗、澗、洛、豐、涇、汭、渠、獲、洙、潞及日南、弱、黑十八水，於灑水下分灑餘水，又考驗本經知清、漳、水、濁、漳、水及大遼、水、小遼、水皆原分爲二，共補二十一水，與唐六典原數相符，二也。細校經

注，釐正混淆，辨驗文義，離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細字分別書之，使語不相雜而文仍相屬，三也。凡此三者，皆趙氏研究水經注之貢獻，全祖望畢沅稱之于當時，王先謙楊守敬從之于後世，其有大功于鄧注，蓋集前人之大成者也。

一清寒士，無力刊書，然學者競相抄錄，後世所傳抄本頗多。江南圖書館善本書目有抄配本及舊抄本，江蘇第一圖書館覆校善本書目有鈔刊配本二，八千卷樓書目有抄本，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亦有抄本，善本書室藏書志又錄舊抄本及鈔配本各一，未知其來源何如也。乾隆三十七年間，浙江巡撫採進四庫館，總目著錄。乾隆五十一年間，畢沅移節大梁（今開封），由一清子載元得見其書，因命鑄版，以梁玉繩兄弟董其事。三十餘年未刊之書，遂通行于世，學者稱快。其書名水經注釋，卷首有畢沅序，全祖望序，自序，鄧氏原序，卷校諸家，北史鄧傳及目錄，卷末附錄二卷及朱箋刊誤十二卷。

然趙書出，而問題生焉。蓋趙一清戴震二人所校，大體相同。趙書成于乾隆甲戌，戴書成于乙酉，相距十二年，趙先于戴；戴書出于甲午，趙書出于丙午，相距十三年，戴先于趙；又趙書每校必記出處，而戴校則不記來源。於是此事遂成疑案：為趙戴暗合耶？為趙戴襲耶？為戴襲趙耶？聚訟至今不決。戴氏弟子段玉裁見趙書，馳書梁玉繩責其參取戴校以刊趙書。梁氏未答。其後魏源趙校水經注跋駁段氏五妄，謂是戴竊趙書；張穆全氏水經注辨亦有“戴氏則必嘗窺見全書趙書，而竊潤飾以爲己有”之言；楊守敬水經注疏要刪凡例更謂戴之勦趙，“則昭然若揭”。近王國維戴校水經注跋亦力主戴氏竊書，因此戴襲趙之說，遂略成定論。然梁啓超東原著述纂校書目考意趙戴之于鄧注，皆用功過十年，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或者是可能之事。梁氏自稱對於鄧注，素未研究，故其所言，不過臆舉兩造之說以平亭之而已。最近日本森鹿三氏論